

秋风起

□何小琼

连日下雨，秋雨缠绵，就连秋风也透着几许的柔媚，它懂得风起的情致。相比之下，春风过于柔媚，夏风又太酷热，而秋风更是刺骨的存在。秋风不同，一叶知秋，风薄云淡，情意款款。有人说，秋天是谈恋爱恋爱的季节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

城市的秋有些压抑，少了城外空旷地域上的秋来得奔放。城外的秋是果绝的，可以是秋风落叶，一落便是一叶不留，余下光秃秃的树枝迎接朝阳晚霞；也可以是依旧一树繁华，叶子在秋风的轻拂下摇曳生姿。无论是哪一种秋，都有着对生命的渴望。

看过一个动图，只有短短的8秒，但有了震撼。动图的标题字是：“一缕秋风起，一季清秋凉，一地落叶黄。”秋风起，清凉至，树叶黄，那是怎么样一个场景，秋风掠过，满眼的金黄，不沾染一丝杂质杂质的灿烂的颜色。那种金黄，耀眼得惊心动魄。

□张念龙

生活有李白式的，也有杜甫式的。李白是接近天空的，杜甫是贴近大地的。李白可看，但却够不到，不食人间烟火；杜甫可感可触，接地气，有温度。小时候我也喜欢李白，觉得他游历名山大川，恣意而行，任性而为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着实令人羡慕。可是越是成长，越喜欢杜甫，尤其是生活越来越深入的过程里，越来越是靠近杜甫。

记得前两年，有个最为潇洒的辞职：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”于是网友又戏谑地给出了下联：“钱包那么小，哪也去不了。”于是有好事者跟踪，想追个究竟。据后续的爆料，这个潇洒的辞职生活也归于柴米油盐的生活，也回归杜甫式的人间烟火。可以说：前者追求浪漫追求自由无可厚非，后者透者无奈透着妥协也有情有可原。毕竟生活在路上而不是在游历的路上，生活是在不断努力不断拼搏不断提高不断妥协不断面对的过程里。浪漫是一剂调味，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每天都要面对的。

看过一条评论性的文章，是关于某些影视文学的，这条评论性文章评论的很犀利。他说有些电视剧很感人，但是也很是骗人。人物都是带着主角的光环过着精致的底层人的生活，甚至有的住着别墅，喝着红酒去演绎并诠释着底层人的辛酸。他们家的厨房是没有烟火燎的痕迹的，各屋的角落是没有蛛网灰尘的。但我一直在想，这样的生活算不算底层的时间过去？这样的辛酸能不能在现实的考验下立得住脚？

当然不能。生活虽不至于油头垢面，虽不至于衣衫褴褛，但也不会干净得一尘不染，也不会自由得无所顾虑，即便是小康殷实，即便是富足有余，但也有岁月熏染的痕迹，也有光阴留下的锈迹。穷有苦恼，富也有烦恼。所以，生活不是演电视剧，住着别墅穿得溜光水滑的贫穷，吃着自嗨小火锅的拮据，那些都是精致的穷人，是情景设定下的励志故事，自己都知道结局。真实的生活不卖萌不卖惨不狗血，普通人的贫困是一袭旧衣，一身臭汗，蜗居在简陋的房子，没有家什，咸菜唱主角。

我们都想做李白，却活成了杜甫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诗才，所以很多人都过成了杜甫；不是每个人都能潇洒得一无反顾，所以很多人的生活也都过成了杜甫的生活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梦想很美，但终究是梦，谁也逃不过柴米油盐的琐碎，谁也避不开锅碗瓢盆的聒噪。就好像装修过的厨房灶台，没有点油烟，就没有家的味道。

(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中学)

从此，对银杏有了不由自主的期盼。

那惊鸿一瞥的动图，让我厌其烦去反复观看。那一排排，一列列的银杏，宛如身穿锦衣的仙子，在秋风中起舞翩翩，而铺满地面的那厚厚一层银杏，仿佛大地上金色的地毯，幽雅中透着高贵。心里想着，如果我在那里漫步，会不会脚下传出沙沙美妙的声响。秋风将吻遍我的全身，便陶醉其中，乐不思蜀。

秋风起，不可不想起德富芦花的黄金翠锦。他的文字精妙无比：“屋后有一株银杏，每逢深秋，一树金黄，朔风乍起，落叶忘记，恰如仙女玉扇坠地。夜半梦醒，疑为雨声；早起开门一看，一夜过后，满庭灿烂。屋顶屋檐，无处不是落叶，片片红枫相间其中。我把黄金翠锦者铺到院子里了。”

当年就为这段描述而有了憧憬。幻想着有一天，亲临其中，微闭双眼，秋风乍起，周围全是片片金黄。这是属于我的黄金翠锦，是心灵的归宿。

眼中金色繁华，内心波澜不惊，静享秋意，岁月静美。

秋风徐徐时，总有一个地方闪现在脑海，出了大门往左拐十分钟有一个公园，那里有一个荷花池塘。每天荷花绽放时，荷叶田田，荷花吐着芬芳。秋风掠过，也会惊艳于它的孤芳自赏。如今，夏去秋来，繁华过后的池塘在秋风下有了几分萧条。曾经的惊艳到寥落仅用了一季，没有昔日的风采，那些倾斜着的显得荒凉的，不久前还是盛装袅袅的荷花，隐去了亮丽的外貌，仿佛入眠。秋风起，带走繁华，静待来年。

秋风起，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小时候不太喜欢秋，嫌弃它没有春天时的百花盛开，没有夏日的奔放，更没有冬的内敛。秋风，让岁月有了味道。

(作者系广西南宁市文学爱好者)

醉秋

○王晓阳

秋伸出手臂 挥动魔术棒 铺开辽阔的美秋 白絮落到棉枝上 金黄的稻谷笑弯了腰 高粱酡红着脸 葡萄捧出紫色的水晶

乌柏点红 枫叶金黄 宅前的菊花开了 絮絮叨叨的桂花浅藏烟台 被母亲请下楼 酝酿桂花酒 那香醇的佳酿 被金风裹进未归人的梦 醉了一地月色

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)

田野暮归

○王晓阳

夕阳的红唇吻过来 山野 高粱和柿子 羞涩地红了脸 荷塘文静 炊烟袅袅 放学归来的学童捉蚂蚱 摘野花 打水漂 银铃笑声被染红了 黄牛被吆喝着收工 农人在溪水中清洗 晚风淡淡 轻轻拂去汗水和劳碌 洗亮了季节的丰盈

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)

犹忆儿时秋收时

□林金石

时值秋天，正是秋收忙碌时节，不禁让我想起儿时秋收的场景。

儿时住在乡下，每年秋来，邻里上下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着收割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穷，父母亲为了不让我们一家子饿肚子，每年春来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东开一块，西垦一处荒地种植许多五谷杂粮：红薯、黄豆、绿豆、高粱、芝麻、花生等等。所以，当秋天来临的时候，各种农作物开始成熟，于是父母亲就开始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：收完稻谷就去收玉米，收完玉米接着收高粱，收完高粱又得去拔花生、挖红薯、砍芝麻……总之，早上天还没亮，他们就草草地喝碗稀粥，拿着扁担挑起箩筐出去了，晚上往月亮东升，露珠早已在草尖上晶莹地盛开他们才回来。

记忆中，一入秋，父母亲就忙碌着收稻谷。收稻谷是最困难最辛苦的，因为稻谷熟得快，如果稍微晚了不是被风雨吹折坏了就是被老鼠糟蹋了。此外稻谷收回来之后还要经过太阳曝晒，待完全退去水分之后才能收入仓中，倘若有一点水分那么很容易就会发芽吃不了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稻谷有绒毛，母亲对绒毛过敏，每次割稻谷她身上都会起很多的水泡，当把所有的稻谷全部收完了，母亲身上已经血迹斑斑了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父亲时常劝她：“你皮肤过敏，收稻谷我一个人就行了。”母亲却说：“你虽是一家之主，可你做得多了也会累垮的啊，你要是垮了谁来撑起这个家，况且孩子还小，他们咋办？”父亲拗不过也只好让母亲去了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季节虽是深秋，但在岭南一带，阳光依然猛烈，如一个大火炉在熊熊燃烧，脚踩在泥路上似乎还能看见冒出一阵阵青烟。因为天气热，流汗多，母亲过敏的皮肤因汗水浸泡的时间过长，从而导致双手双脚出现严重溃烂，疼得母亲实在受不了，迫不得已在家休息。于是，收稻谷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一人身上。父亲早上天还没亮就出去先把稻谷割好，中午再脱谷，晚上再把稻谷一袋一袋地背回家。然而，机器转久了也有坏的时候，父亲也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，田里的稻谷再也没人去收割了。

俗话说，屋漏又遭连夜雨，恰巧这时候又下起了几场秋雨。当父母亲病好后，田里的稻谷发芽的发芽，老鼠糟蹋的糟蹋，看着那一田田的稻谷，一向坚强的父亲也忍不住老泪纵横。邻居们看见了，很是不忍心：“我说大叔大婶呀，你俩种那么多干啥呀？够吃就行了，种太多累坏身体……”话还没说完母亲就笑了：“你有所不知，现在娃还小，况且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种少了不够吃饿着孩子，种多了不要紧，可以拿去卖换了钱给娃买点肉补补身体。”说得邻居连连点头：“还是大婶想得周到！”然而，好在，母亲开荒垦地种的杂粮多，这一年我们靠吃杂粮艰难地熬了过来。

时间过得好好快，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，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极少有人再去种地了，我的父母亲也早在五年前因年迈而“退耕”了。然而，每年秋来时，我总会想起儿时秋收的场景，那时虽然贫穷虽然苦，但每一点每一滴无不折射出一个个朴实的农民辛劳与智慧，还有他们养育儿女的浓浓的爱，为此，我觉得秋天是值得我们去收藏与膜拜的季节！

(作者系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文学爱好者)



《滩头夕照》汤青摄

生活都是杜甫

赏菊帖

□路来森

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，一句“晋陶渊明独爱菊”，奠定了陶渊明赏菊最佳者的地位。

事实，也确实如此。无论是其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”，还是其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都好，都洋溢着一种野逸之趣，都寄寓着一份篱园之情。

也源于此，“东篱赏菊”便成为历代画家，喜爱的一个主题。

画的题目，也大多由此脱化而出，如《采菊图》《陶潜诗意图》《对菊图》《东篱赏菊图》《陶潜赏菊图》等等。画面构图，亦相类，通常是：背山面水，草屋几间；沟壑边、山坡上或者竹篱旁，野菊数丛；人物，则老者二人，一人者常常是“策扶老”而望之，二人者，则要么对弈，要么饮酒、品茶，姿态俱是悠然，一派萧散、闲适之情味。

唯石涛之《采菊图》，构图特别：远山，近树，房屋夹于沟壑间，山坡上菊丛隐隐，见菊不见人。人在何处？深山不见人，但闻菊花香，或许，所谓“采菊”，更重要的是心中之菊，心中有菊，即可“悠然见南山”，那份野逸之心，自在“悠然”中矣。

古人风雅，受陶渊明的影响，赏菊之风，颇盛。菊花盛开，金黄一地，若无友朋共赏，岂不大煞风景？

于是，明·王伯毅便在《寄孙汝师》一笺中，

有如此表达：“江上黄花灿若金，蟹筐大如斗，山气日夕佳，树如沐，翠色满裙，顾安得与足下箕踞拍浮乎？”

菊花金黄，巨筐如斗，美酒斟杯，再加上“山气日夕佳”，树如新洗，翠色一地——美景、美时、美色、美食，可谓“四美俱”矣。能不邀朋友共赏之？如此赏菊，该是多么赏心悦目矣，该是何等心旷神怡矣，该是如何悠然自得矣，该是怎样神采飞扬矣——乐乎哉，乐乎哉！

古人赏菊如是。而我之赏菊，即简单矣。简单，却也不失一份风雅。

我之赏菊，更追求一种自然——自然之菊，自然之状态。故尔，我之赏菊，独爱野菊花，而且是野菊花中的黄菊花。我一直认为，黄菊花，才是菊花之本色，之至色。

深秋至，乡野间，野菊花遍地开放。山坡上，沟壑中，河岸边，碎石间，篱园下，在在有之。野菊花，花朵小，花朵碎，花朵密集，花香却是更浓、更烈。大片的野菊花，秋风一地，锦缎一般铺开，给人一种铺张的气势；丛丛的野菊花，花团锦簇，洋溢着一种团聚的欢喜；单株的野菊花，一株独立，瘦伶伶，娉婷婷，有一种摇曳之风姿。野菊花，怎么看都好，怎么看，都让人觉得美。

野菊花的香，是一种浓浓的药香。那种药香，有一种弥漫般的情味，你不想闻都不行，乍然如秋风至，清清凉凉，寒颤颤，禁不住让人身体一抖——抖出的是精、气、神。我迷恋这种野菊花的药香，所以，每年秋天，我都会采几束野菊花，插入长颈瓶中，作为清供。野菊花的药香，弥漫一室，我看

着它日日枯萎，直至彻底干枯——但我仍然留着它，想倔强地留住那个秋天。

后来，我读画，读到一些画家的《瓶菊图》，方知“瓶菊”作为清供物，也是古人赏菊的一种方式——菊在案头，秋天就留在了心头。

“梅兰竹菊”谓之“花中四君子”，菊是其一。中国画，不画菊的不多；画菊，画出特色来的亦少。大多菊花丛丛，或者朵朵，呈现纷繁之姿态，热烈或者鲜艳之色彩。当然，也有特别者，如唐寅，如八大山人。

唐寅画有一幅《菊花图》：山石一块，荆棘数丛，菊花一株。菊株甚大，可谓“一菊如树”，枝干挺拔，花朵纷繁，一派傲霜迎寒的骄姿。真好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写照，是唐寅桀骜不驯，特立独行的写照。画面题诗亦是极好的明证，诗曰：“彭泽先生懒折腰，葛巾归去意萧萧。东篱多少南山影，抱取菊花入酒瓢。”此题跋，就是在唐寅夫子自道也。

八大画菊，只画折枝，而且只有“一枝”。一枝菊花，花朵三四，菊叶黧黑，菊花垂垂，呈萎靡状，多颓败相。作为明末皇室遗民，彼时的八大山人，似乎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生机，故尔，其画中多有“骨无相”——好在，相是皮毛，骨在心中——八大傲骨立世，特立独行，亦是一奇人也。

画家画菊，亦是赏菊；我们读画家画中之菊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赏菊。

是为赏菊帖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)